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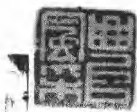
15.9

曲阜文史



政协曲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HT17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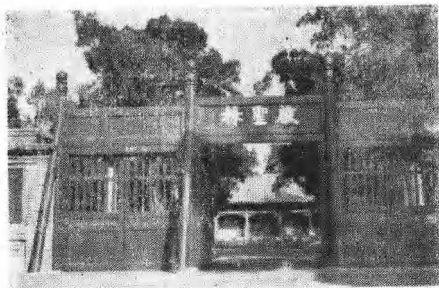


上：顏廟修復一新，
舉辦了曲阜通史展覽，
現已對外開放。圖為顏
廟陋巷井和歸仁門。

半影 攝

左：考古工作者在整
理魯國故城出土文物。

半影 攝



左：埋葬孔子
父母的墓地梁公
林，现已修复开
放。

侯新建 摄



下：周公庙现已重修开放。图
为重新采塑的周公像。

侯新建 摄



上，尼山孔庙大成门。

半影 摄

曲阜文史

目 录

1982年12月第二辑

访周林同志纪实	胡远 姚开亮	1
回忆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	蒋仰乔	7
第一次解放曲阜的点滴回忆	董鸣春口述 孔祥民整理	9
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	张培英口述 张河璧整理	11
跟随孔德成先生在南京	马贵法口述 张河璧整理	13
曲阜师范简史	高文浩	15
二师校长、民族英雄张郁光事略	高文浩	20
县立师范讲习所	朱时雨 孔庆顺	23
孔、颜、曾、孟四氏学	张富祥	25
孔子的先世	张富祥、梁方健、姚华	31
孔子出生地尼山及其建筑群	郭克煜	36
曲阜一带孔子从事教学活动的遗址	骆承烈	40
曲阜楷雕简史	骆承烈 颜景新	45
大庄绢花与腊八花店	官雨声 孔祥民	51
龚氏扶兴和笔庄	作民	53
大庄琉璃瓦小史	梁华	55
尼山砚	孔祥民	57
曲阜的照相业	孔祥民	58
本辑照片	梁新 孟霞 辛彩霞	
本辑篆刻	孙 磊	
本辑尾花：孔庙珍藏汉画像石刻	孙 磊	

曲阜文史

目 录

1982年12月第二辑

访周林同志纪实	胡远 姚开亮	1
回忆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	蒋仰乔	7
第一次解放曲阜的点滴回忆	董鸣春口述 孔祥民整理	9
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	张培英口述 张河奎整理	13
跟随孔德成先生在南京	马贵法口述 张河奎整理	15
曲阜师范简史	高文浩	15
二师校长、民族英雄张郁光事略	高文浩	20
县立师范讲习所	朱时雨 孔庆顺	28
孔、颜、曾、孟四氏学	张富祥	25
孔子的先世	张富祥、梁方健、姚华	81
孔子出生地尼山及其建筑群	郭克煜	36
曲阜一带孔子从事教学活动的遗址	骆承烈	40
曲阜楷雕简史	骆承烈 颜景新	45
大庄绢花与腊八花店	官雨声 孔祥民	51
龚氏扶兴和笔庄	作民	53
大庄琉璃瓦小史	梁华	55
尼山砚	孔祥民	57
曲阜的照相业	孔祥民	58
本辑照片	梁新彦 孟霞 牟彩霞	
本辑篆刻	孙 磊	
本辑尾花：孔庙珍藏汉画像石刻	孙 磊	

访周林同志纪实

胡远 姚开亮

周林同志，历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曲阜工委书记，曲泗县委宣传部长，鲁南尼山军分区武工队长兼指导员，邹县县委敌工部长，鲁南七十二团政治委员，曲泗县委书记，曲阜县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七十二师筹粮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杭县县委书记，绍兴地委宣传部长，浙江医学院党委书记，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浙江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杭州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金华地委副书记，浙江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职。

为了采写我县有关史料，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们在杭州访问了周林同志。他，高高的身量，面貌清秀，虽已年近古稀，但步履敏捷，精神矍铄，讲起话来，清晰洪亮，条理分明。周林同志告诉我们——

我家在泗水县岳家岭。六岁开始读私塾。十六岁进曲阜城里两级小学读书，那时称“昌平书院”。小学毕业后，考入了省立泰安第三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后，一九三六年九月考入济南山东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鬼子打到德州，学校被迫解散，我便从济南回到家乡泗水。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整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我作为青年学生，面对严酷的现实，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促使我极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极其愤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无比敬佩中国共产党人勇赴国难的英雄气概。回到家乡后，便和弟弟周亚民（原名周传恺，当时是泰安中学的学生），积极寻找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泗水县孟家村的党员王玉林（原名孔昭葵），介绍我和弟弟亚民一道参加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一九三八年十月，经乔海秋（原名乔尚涵）、王玉林同志介绍，我又和弟弟亚民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革命，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大道。

那时，泗水县委已经建立，县委书记是孙汉卿同志。县内一些老党员周兰田、江虹、余旭、张旭等同志也已经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和发展党的工作。三九年，泗水县委撤销，建立了泰泗宁（也叫曲泗宁、济宁曲泗）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江虹（原名叫钱杰东），是泗水县颜庙庄人。宣传部长是孔小龙，他参加革命后改名张昭，一九四〇年脱党。组织部长是张旭，位立营长钟兰波。我是曲泗边区区委书记。当时，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由泗水向

西发展，打通沂蒙山区到津浦铁路的这条交通线。我边工作边发展党员。我发展的党员有：曲阜横沟泉的孔宪池，也叫孔华民，现任杭州炼油厂驻宁波办事处主任；辛庄的官玉山，后来脱党；还有开中药铺的官振霖；蔡庄的孔宪维（他革命后改名孔子纲，现任济宁市纺织局局长）和孔宪典、孔宪绪、孔宪章，孙家道口沟的孙文明，刘庄的刘玉文等。那时，在曲阜城里活动的已有张经、张文式、狄井多、孟宜、孔德潜、冯克玉等。在董庄活动的有杜牧（原名叫孔令为，现任枣庄市委副书记）、张瑞（原名叫孔繁芝，现任辽宁大学党委纪委副书记）、马斌（现任武汉体院副院长），衡庙的屈平，是伪区长屈崇森的儿子，韦家寨的何生（原名叫翟盛凯），后来叛了党，苏鹏（原名翟鹏飞），焦沟的聂桂田，高家楼翟厚仁，乱石崖的张秀冬，是个中医，已经牺牲了，还有马宇光，原名叫阎祥同，韦家寨的翟士正等。

当时，泰泗曲阜中心县委归泰安特委领导，特委书记夏辅仁。一九四〇年春，泰宁曲泗县委撤销，成立了泰宁县委、泗水县委和曲阜工委。那时，这三个县划归鲁南一地委领导，地委书记许岩，泰宁县委书记武效周，泗水县委书记乔海秋，曲阜工委书记是我。工委组织部长翟士正，后来换了聂桂田，宣传部长翟厚仁，后来翟厚仁去党校学习，就换了周亚民。

曲阜工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顿曲阜境内、津浦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因为，一九三九年，曲阜北部及津浦铁路沿线的地下党员，公开拉起了一个抗日武装，名叫“三中队”，有七八十人，他们沿津浦铁路活动。当时日本鬼子和汉奸为了对付这支武装，采用了最残酷的手段，拘禁、杀害他们的家属。由于当时思想工作薄弱，这支队伍就散了，有的远走高飞，参加了八路军主力部队，有的跑回家不干了，有的投敌当了汉奸。新成立的曲阜工委，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找这些人进行教育，摸清思想动向。革命意志坚定的动员出来，到根据地去，没有暴露身份的，继续隐蔽进行工作；动摇的，投敌的烧断联络，消除隐患。另外，通过有公开身份作掩护的党员，为当地我党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蒙南支队一大队（朱旭同志任教导员）和泗水县大队（大队长徐法斌）搜集情报，提供对敌斗争的线索。

曲阜工委的领导分工是：我抓全盘工作，组织部长聂桂田同志负责董庄、焦沟、杨家洼一带，宣传部长周亚民同志负责横沟泉，南陶洛、辛庄、蔡庄、岳家岭及仓上一带。共有十几个支部，几十名党员。曲阜工委活动到一九四一年七月，与泗水县委合并，成立了曲泗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乔海秋，组织部长冯克玉，原名叫冯青育，是曲阜南门里人，宣传部长是我，民运部长王玉林，独立营长徐法斌，教导员赵炎。那时，曲阜部分的工作由周亚民同志负责。一九四二年十月底，冯克玉同志在东尚庄一带负伤，县委研究决定，要我送他去邹东根据地治疗。因为，从泗北到泗南、邹东，经过的敌占区，沿路党的组织我熟悉，泗水伪军六中队队长孔昭殿和我党有关系，他不打我们，出现意外情况可以应付。到地委向杨士法同志汇报后，送冯克玉同志去尼山军分区医院治疗。我便留在了地委，十二月到了尼山军分区武工队。

从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敌伪一方面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和封锁，一方面加紧对敌占区的控制。那时，铁路沿线对村成立了“爱护村”，实行连甲带保，残酷迫害抗日家属。在曲阜的日本特务头子唐本组织了专门对付我党的“三分军

事，七分政治”的“曲泗工作队”，联合泗水的特务、汉奸，对付曲泗党的组织。一九四二年春，负责曲阜部分工作的周亚民同志被在泗水的日本特务中山和汉奸乔修典抓捕。但，在押送兖州的途中，正逢曲阜南关集，他跳车逃回了泗北。接着，我母亲、婶母（亚民母），聂桂田的母亲、妹妹，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进了兖州监狱。一九四二年底，曲泗县第二任县委书记夏叔被捕，这时曲泗县委的班子瘫痪了。四二年底，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振民，原名叫宁鹤鸣，到尼山地委向书记杨士法同志汇报了曲泗县委的情况。地委决定、经鲁南区党委批准，曲泗县泗南、泗东部分划归邹东，由尼山地委直接领导，曲阜、泗水北部划归鲁中泰宁县委领导。李振民同志调任泰宁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徐法庚、于蔚祥因都是泗北的党员干部，也随李回曲阜、泗北。我没能再回曲泗，留在了邹东，任尼山军分区武工队长兼指导员。一九四三年六月，鲁南主力三团打开后五村，在曲泗邹边界地区建立了一个鲁山区，由尼山地委领导，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泗水戈山厂属于这个区，上下五个戈山厂，都是孔府的佃户，群众觉悟比较高，工作开展较快。组建民兵不久，就配合三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活捉了一个姓韩的翻译官，粉碎了敌人的抢粮阴谋。不久又打退了敌伪的第二次进攻。这两次战斗我都亲身参加了。连续两次胜利，戈山厂民兵在这一带出了名。第三次戈山厂保卫战时，我已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区委书记换上了魏璧轩同志。这次闻名全省的战斗，是在我主力三团攻克泗水城后的四四年底进行的。当时，七百多名日寇，两千多名汉奸，疯狂地围攻戈山厂。英勇的戈山厂人民奋起自卫抵抗，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我们付出了重大牺牲，终于打退了敌伪的进攻，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伪军的威风，受到了山东军区的表扬。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嘉奖令，登在当时的《大众日报》头版上，上面写着“向戈山厂人民致敬”八个大字。

一九四四年四月，建立了邹县县委，管辖曲泗县泗南、曲东南部及邹东。县委书记由杨士敬同志担任，组织部长奚长富，宣传部长燕通明，民运部长赵群，政工部长由我担任。当时，我带着日本反战同盟的山口正雄和朝鲜解放同盟的八个同志，向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经过几次喊话，住在邹东魏庄的日寇一个小队撤往邹县县城。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由邹县县委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们提前毕业，我回到了鲁南一地委。第二次成立曲泗县委，从新四军七师调来了一位姓肖的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刘海岩任组织部长，李健任宣传部长，刘鹏任民运部长，张瑞任妇救会主任，许仁安任县长，贾山任公安局长，刘道成任武装部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南军区警八旅十五团解放曲阜，歼灭了汉奸大队，活捉了大队长尹庆水。曲泗县委于一九四六年元旦进入曲阜城。二月间，肖同志调走，四月间曲泗分开，从新四军七师调何泽渊任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兼县长。五月间，何泽渊同志调走，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一九四六年，曲阜县委成立后，抓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在上级领导下，为了巩固抗战成果，首先开展了反奸诉苦群众运动。主要打击了投降日寇、当了伪区、乡长的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和恶霸地主。

第二，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县委组织了有六万农民参加的进

城大游行，对当地最大的封建势力衍圣公府进行了说理斗争。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第一次享受到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的幸福。大家举着红旗，扛着权把扫帚扬场，向衍圣公府门前，向衍圣公府的代表孔霁光说理。孔霁光站在劳苦农民面前，连连答应同意减租减息。斗争了最大的封建势力衍圣公府，大大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

第三，为了开展对盘踞在兖州的国民党第五路军吴化文部的斗争，在坊岭、陵城两区成立了一个“兖州办公处”，李岩同志（长春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已逝世）任主任。办事处向驻兖州的蒋军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第四，召开了孔子诞辰纪念会。曲阜解放后，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造谣，污蔑攻击我党不要民族文化，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先贤。说共产党进曲阜城后，把孔庙、孔林的柏树都杀光了。为了反击国民党的诽谤，鲁南区党委决定，以曲阜县政府的名义，由我出面，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孔子诞辰纪念会。当时，省政府司法厅长张伯秋代表省政府讲了话，《大众日报》记者李冠洁，为大会发了通讯报道。

第五，掀起了掘军支前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打响后，曲阜县委发动全县人民踊跃支援我军作战，掀起了一个保卫胜利果实的支前高潮。当时，《大众日报》报道了曲阜人民踊跃支前消息。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全部美械装备的胡骥部，沿津浦铁路迅猛北上。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其锋芒，减少不应有的损失，我们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准备撤退。当时，曲阜人民正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迎接解放后的第一次小麦丰收。为了使广大干部群众不感到突然，县委分头向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宣传了党中央的英明战略决策，使干部和群众心里有了实底，撤离时井井有条，留下的决心坚持斗争。然后，我们有计划地进行了战略撤退。先把县委、县政府机关撤退到东郊靠近山区的大庙、高家村、胡二窑一带，接着动员家属向东转移。那时，我带着警卫员周长雨和机关的几个同志，住在离城一里的盛果寺。白天进城里安排工作，和城关区委书记庄正坤同志研究撤退后的事宜。直到敌人的先头部队快到南门时，我们才从北门走出。为了掩护后方和家属的撤退，尼山地委决定、并经鲁南区党委和军区批准，由曲阜独立营、泗水县大队，鲁南军区十六团二营，当即组成七十二团，任李十六团参谋长陈岩为团长、我为团政委，沿滋临公路边阻截，边撤退。到了济桥，我们的阻击、掩护任务完成，十六团二营和泗水县大队归还了原建制，我便和贾山同志一起在泰泗宁边界的石莱、坊城、华村一带打游击。后来，到滨海休整。当时，鲁南专署副主任张际夫同志也撤退到那里，帮助我们换了夏装，补充了枪支弹药，发了菜金和一部药品。我就又带着独立营二连，打回了鲁南来。那时，正是一九四七年八月间，敌人四十个团围攻鲁南。由于我力量悬殊，泗水县委、邹县县委都随野战部队转到湖西去了。地委书记杨士法同志也卷着一部分人，跟着野战军转移到鲁西，跟着刘、邓大军走了。当时代理尼山地委书记的是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代理军分区司令员的是原军分区参谋长林毅。为了便于组织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地委决定，我和留下来的邹县公安局长陈新同志，还有曲阜县公安局长贾山同志，组成邹泗曲县委，我任书记、陈新任县长，贾山任公安局长，活动在邹东、泗南、曲阜一带。记得，敌人进攻邹东老区时，我带着独立营二连，当时只有二连，没有

一、三连。在邹东两天一夜连打五仗，白天在田黄一带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向莲青山转移时，在立石山消灭了伪乡公所；第二天又打退了邹县保安队和还乡团向颜家庄的进攻。我们这个由县委机关通讯员、公务员、交通员、炊事员等为主组成的年轻连队，好几次打垮吴化文部“保五”、“保六”两个团对邹东、泗南的进攻，稳定了邹东、泗南的局势。邹县一区区委书记冯惠民、六区区委书记孔宪连，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成绩显著，冯惠民立了特等功，孔宪连立了一大功。邹县一部分干部回来后，我们便到曲阳一带打游击，我又任了曲阳县委书记。我带领的二连休整后，军装整齐崭新，人员年轻精神，武器装备精良。当我们路过管里、游洼时，伪村长认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到了，连忙聚集村头，吹着喇叭大号迎接。走近一看是解放军，吓得傻了眼，掉头就要跑。我们“因势利导”，喊住他们，吹着喇叭把我们迎进村里。接着，我们在泗水城附近活动了四、五天。泗水城的蒋匪军传说：山东兵团要来了，吓得弃城而逃。我们进城缴获了不少手榴弹和几百箱饼干。泗水县委回来后，我们把泗水城交给了他们，然后，带队西进，回到了我长期生活、工作、战斗的曲阜境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指挥的山东兵团来了。农历五月初四日攻克曲阜，“端午节”一大早，我带着连队，从白石桥赶来，由东门进了城，接收了曲阜战役的俘虏。曲阜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当时，上级为了表彰坚持敌后斗争的曲阳邹县县委和曲阜独立营，由地委代理书记魏思文，军分区代理司令员林彪同志颁布命令，给曲阳邹县县委和曲阜独立营各记大功一次。

曲阜第二次解放后，恢复了县委，周林同志仍任书记，王德生同志任县长，贾山同志任公安局长。当时，许、谭兵团继续西进，攻克兖州。曲阜人民在解放兖州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周林同志回忆，这一年最主要的是带领人民，修复了津浦铁路，支援了前线。周林同志接着说——

当时，鲁南区党委指示，要迅速修复津浦铁路，保证我军及时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当初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我们拆毁了铁路，现在为了进攻敌人，必须再把铁路修起来，而且要修得更好。但是，在当时要修复铁路，谈何容易！铁轨搬走了，枕木烧掉了，道钉、鱼鳞夹打了农具。既没有技术人员，又没有修路工具。据华东支前司令部负责同志讲，曾找了一个铁路工程师，征求修复铁路的意见，那个工程师说：别的不说，做枕木的木材都远从加拿大运来的“奎百克”红松木。那时，我们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对国外还没有联系，也没有外汇，就是有，加拿大也远在万里，而战争的需要迫在眉睫，修复铁路必须立即进行啊！县委连夜开会，层层发动群众，解决困难。第二次获得解放的曲阜人民，对共产党，对八路军更加热爱，支前的情绪十分高涨，劲头很大。人民发动起来了，有了办法，也有了物资。人们把埋在地下的铁轨扒了出来；没有修路工具和道钉，就发动全县铁匠炉自己打；没有枕木，就发动广大群众献木材，一根枕木，国家付给一百斤小米作报酬。统一了标准，发动全县木匠齐上阵。当时，曲阜境内、津浦铁路两旁，木匠一集群，红炉一叠叠，男女老少总动员，千百工匠齐献艺，干得热火朝天。华东野战军支前司令部的领导，到津浦铁路沿线视察，看到这样热烈动人的场面，十分称赞曲阜人民有智慧、有干劲。

（下转8页）

回忆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

蒋 仰 乔

一九四五年隆冬，刚刚欢庆过日寇投降的鲁南人民，心中又笼罩上一层愁云——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抢占要地，妄图侵吞胜利果实。八年奋战的人民军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征鞍未卸，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曲阜，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城，与军事重镇兖州毗邻。日伪保安团长尹庆木，妄图凭借坚固的城墙，率部千余人，气焰嚣张地抗拒人民军队的接收，坐待与国民党军队合流。当时鲁南军区首长当机立断，将消灭尹庆木解放曲阜县城的战斗任务，交给了警八旅十五团，林毅团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所在的一营。我和营长孙绍先接受任务后，便带领全营同志立即从邹县一带，开赴曲阜城南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曲阜是我一别八年的故乡，这里的地形、民情我是熟悉的。为了使曲阜的珍贵文化遗产不受损害，使人民少遭战火之苦，我们营的几个同志认真研究上级指示，提出各种方案，最后决定“文武并举”，既做强攻的准备，又不放弃争取和平解放的努力。为此，全营指挥员在城周四关勘察地形，选择通道，侦察守敌活动规律，制定攻城方案，并进行临战训练。发动群众，绑扎云梯，广造攻城舆论，使守敌处于重兵压境、四面楚歌的惊恐之中。同时，又选派了一个勇敢机智的侦察员，化装入城，向尹庆木送交了劝降信面。土匪出身的尹庆木，虽然比较礼貌地接待了我们的送信人，但却顽固地拒绝向人民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强攻就成了唯一可供选择的手段。

攻城的各项准备，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此时已近年关，尹庆木的保安团，由开始时的惊恐万状，渐渐又沉于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松懈起来，攻城条件日益成熟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黄昏，风在呼呼地刮着，担任突击任务的一连，在连长张金声和指导员孙殿成率领下，利用暮色掩护，乘守敌换岗吃饭的机会，隐蔽地向曲城西门运动，迅速控制了西门外的地域。营指挥所进驻西关酒店，营长孙绍先亲自到突击连指挥。当时全营仅有一个掷弹筒，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全部进入了掩护阵地。晚上八时，战斗英雄排长孔祥坦，带领突击组直插城下。此时，城上守敌发觉情况异常，大声叫嚷：“注意啊，老八路来了！”顿时枪声齐鸣，弹雨如注。我掩护阵地枪炮开火，压制敌

人扫射，掩护突击组实施爆破。只听得“轰、轰、轰”三声巨响，厚厚的城门被轰开了，突击组勇猛突入城内，敌人被爆炸声吓懵，待其清醒过来时，我军已突入城内。

部队进城后，士气高涨，迅速扩大战果，分三路向前发展，一路直插城西北角，这里守敌较弱，不战自溃了。一路向正南门突击，守敌据险死守，战斗呈僵持状态，营指挥所分析情况后，决定率领部队穿过孔庙、鼓楼门，直插东门大街，分割城里敌人，占领敌指挥机关。部队插到敌指挥机关时，敌人早已逃散。就这样，我们的营指挥所便安置在东城门附近的孔家大院内。此时的东门，守敌聚集，火力较强，为了迟滞我军进攻，丧心病狂地烧起了东马道几间民房，火光使城上城下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攻城部队，争取时间，迅速集中火力。与城外担任佯攻任务的部队配合，两面夹击，使守敌腹背受敌。战斗英雄孔祥坦再次带领突击组突上街道，几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死即逃。

时间已过半夜，寒风凛冽刺骨，指战员们单薄的棉衣早为汗水浸透。但是战斗尚未结束，枪声又集中在正南门一带，我们的部队向那里紧压，缩小包围圈。正南门上下，堡垒坚固，敌人居高临下，四处退守的守敌，在尹庆木一个亲信营长指挥下，凭借碉堡”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林段团长率领三营也已赶到现场，为在实践中练兵，决定一营与三营任务交换，以三营主攻，一营佯攻牵制敌人，并且集中了进城部队的火器，压制敌人的疯狂射击，三营九连在火刀掩护下，匍匐前进，发起强攻。突击组的战士一包炸药，把城墙下的敌碉堡炸飞，为攻城接开出了通道。我军杀声震天，各边沿地堡的守敌，已无心抵抗，纷纷放弃碉堡逃命，九连战士乘胜追击，占领了城楼制高点，活捉了顽敌营长，胜利结束了这一攻城战斗。

部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打扫了战场。据报告，俘敌四百余人，缴获枪械三百余支，保安团长尹庆木妄图跳墙逃跑，跌伤在城下被我们活捉。

（上接6页）

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挺进，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鲁南区党委批准我和刘剑同志（就是汪兴同志），组成南下工作队鲁中南第四支队第十大队。刘剑同志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带领滕县地委的四百余名干部随军南下。旧历年初，在锣鼓鞭炮声中，我们来到人民用心血修复的滕县火车站，乘车向华东局所在地临城进发。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哺育我们的山东人民，走上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访问结束时，周林同志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离开曲阜到现在，足足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曲阜也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我幼年读书在曲阜，在最艰苦的年代里，战斗、工作也是在曲阜，感谢曲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我一直想念曲阜，想念曲阜的人民群众！”最后，周林同志要我们代为转达对曲阜人民的问候！

第一次解放曲阜的点滴回忆

董鸣春 口述 孔祥民整理

〔董鸣春同志，是八路军鲁南军区警八旅十六团团长，曾带领部队参加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斗。一九八一年四月访问他时，年已七旬，体弱多病，加上事隔三十六年，详细情节，实难追忆。但，董团长对调查采访史料，赋予极大热情，除作了如下回忆外，还提供了有关照片。〕

第一次解放曲阜，是鲁南军区警八旅十五团和十六团打的。当时我在十六团当团长。警八旅共有三个团，十八团没参加。在这之前，八师正布署打邹县和滕县，我们住在严马庄一带，准备打增援。后来，解放了邹县、滕县，八师就南下了。那时，我们只能打增援，还没打过攻坚战。因为，警八旅的三个团是日本鬼子投降后新编的。十五团是邹县、泗水县和赵博县三个县的独立营组建的，邹县独立营战斗力很强；十六团是费县和滕县独立营组建的。虽然干部都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同志，但战士都没有经历过攻坚战的锻炼。

接受打曲阜的任务是在两下店。会上，旅部首长分析了当时的战局，那时兖州守敌较强，我们还没有打。先解放了曲阜，对解放兖州来说，将会大大鼓舞我军士气，孤立兖州守敌；同时，解放了曲阜也便于我军由东向西靠拢，免遭曲阜之敌的截击；再说，先打曲阜，在攻坚战术上也锻炼锻炼部队。旅部首长还特别强调注意保护孔庙、孔府等文物古迹，敌人如退守孔庙、孔府，只能短兵相接，不能打炮和使用炸药。当时，确定十五团打西门，作为主攻，据侦察得知，西门没有用土“围死”，两个南门和北门都不好打，我们十六团打东门，作为配合。

接受任务后，我和团政委万恩据同志带着部队，先到了曲阜城东南沿着一条大河的几个村子住下，有个村子叫河套。夜里，我带了营长和突击队长，摸到曲城东关看了地形。发现护城河水结了厚厚的冰，据群众反映，水深一米多，冰上靠不住大量部队通过，同时得知东门确已用沙土“围死”。经过侦察，我们一连作了四天准备。一面对战士进行忆苦教育，启发阶级觉悟，一面组织人力，扎了爬城用的梯子，过河用的梯墩，准备了几十包炸药，组织了爆破队。同时，确定二营主攻，三营预备，一营组织火力掩护，并且进敌后占领与保护孔庙、孔府。全团上下，士气高昂，求战心切，攻城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傍晚，按照党的命令，我们等候部队，开始向直隸和冀理度。在平大为冀理度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安了宿营地。在十点，我们由平打西门的十五团同时打炮，我们部队在二团的二营，在二营大力掩护下，很快突破了西门。接着，冲锋队突破了九包防线，西门很快被打开，发现门里面土太多。因此，“一面进攻就王”一面有冲锋队，在西门以北的城墙边，继续修。经过两个小时均要攻，才攻破西门，转入巷战。这时，十三团已提前半个小时攻了西门，也冲入了巷战。巷战中，发现只有少数敌人冲在前面，大量敌人退守三团。因此，我们一营很快冲入巷战地，解决了逃进孔庙的敌人。这时，我们团和十三团将全部主力都转向正南门，敌人有一百五六十人死守，我们喊话，他们不理，非常顽强。我们迅速穿进十三团配合，冲锋，很快也和逃进孔庙的敌人，一口气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从里面爬上城墙，最后死亡二三百人，但占领了正门的一百多座炮台。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会面谈了战事。

三十一号这一天，打回了良乡，消灭了牙直和德县的武备弹药。最后首长都到了我们两个团。说：“消灭了敌人，解放了良乡，也解放了文德古庙。”一九四六年元旦，我们全部攻了良乡，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离开良乡前，我们市的同志那几个首长，在良乡，三团五营大门前画了一张地图（如图）作为纪念。

《三团中国力量战事图》



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

张培英口述 张河整理

我母亲三十九岁进孔府，给孔德成当乳母。那年我八岁，也跟着母亲进了孔府。

我家住在曲阜城北。孔林后边的张羊村。民国九年阴历三月初六，不知为什么母亲和奶奶吵了架。母亲一生气，就领着我和弟弟高河回了家。走到魏庄累了，坐在孔府大门口歇了歇，正好碰上孔府的中医刘梦溪，他见我母亲

很壮实，孩子吃得挺胖，就问我母亲愿不愿意给小公爷当奶妈。母亲正赌气，觉得家里日子难过，就答应了。当时，孔德成出生才三个月，先后换了几个奶妈，都不行，吃了奶拉肚子，整天哭。我母亲试喂了两三天，很好，吃得挺饱，不哭不闹，也不拉肚子了。陶氏大喜，让母亲留在孔府。

把自己的孩子丢下，替别人奶孩子，母亲在气头上是答应了。可是几天之后就后悔了，我父亲也不愿意。但是母亲已经答应，当时孔府的旨意也难违抗，这样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父亲才勉强同意立约，签字划押。字约上写这样的话：“公爷奶到十岁，老太太自有恩典”。还规定每天给我小弟弟一斤水面的馍馍和四两白糖，代替母亲的奶水。我母亲说：“德成虽是小公爷，可也是个苦孩子，出生几天，就死了亲娘。”母亲在孔府的头四年里，一直不能脱衣睡觉，夜里要喂三四次奶。几乎整天整夜守在陶氏的床前。在母亲奶孔德成开头几个月里，每天早晨，由厨房送给母亲一砂锅猪蹄，煮得很烂，可是不加盐，是很难下咽的，还有六个馍馍，两碗小米稀饭，做为早饭。每天中午吃陶氏她们剩下的汤菜和饭。陶氏每顿饭六菜一汤，总不断海米、海参、鸡蛋汤等。后来小公爷一天天长，我也十几岁了，经常一块玩。我们在后堂楼和花厅里学唱戏，在花园里“藏毛毛”，踢毽子，跳绳，十分亲热。有时早晨我起床晚了，德成便拉着侍从去喊我，叫起来一块玩。

我弟弟张希玉和孔德成是同岁，孔德成比我弟弟大几十天。那年孔德成和我弟弟同年结婚，孔德成早几天。德成夫人叫郭琪芳，和我年龄也是同岁。我弟弟结婚那天，德成和夫人一早就到娘家贺喜。廖

加婚礼的人，看见小公爷来了，都向他们请安问好。德成在仆人面前，有时也很活泼，开个玩笑。他虽然是公爷，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一会说几句笑话，一会又躺在床上，笑着说：“躺躺新床一辈子不害腰疼。”他问新娘子你的脚怎么裹得这么小，花鞋怎么做得这样好看，是不是自己做的？他夫人不让他说这些话。他却说“这是在妈妈家里，她是咱嫂子，不要紧的。”那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德成和夫人回府，吃完饭又到我家。晚上，留他夫妇在我家吃饭，他就没有走。俺家做了四个好菜，破了旧例，他们夫妇和我弟弟在一桌吃了晚饭，他们边吃边谈，很高兴。他们夫妇在俺家过了一整天，很晚才回府去。

德成从婴儿到五岁断奶，与陶氏在一起的时间，不如和我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五岁以后不吃奶了，但一有空，就跑到后堂楼院我母亲住的下房里，喊着妈妈，围着我母亲转着玩。

那时母亲的住房旁有一个大厨房，是专给内宅的女佣人用的。每人一个锅灶，自己烧火做饭。象母亲这样的老仆人，每天能领到三斤柴禾。母亲经常做豆子咸糊粥喝。德成有时不吃小厨房给他做的鱼、肉、海参、鸡蛋，却要喝母亲做的豆子咸糊粥。

德成小时候很喜欢猫。陶氏住的前堂楼里一只大猫生了一只小猫，毛色纯白，很好看，德成要它，陶氏对母亲说“这只猫就归你喂了，要经心点。”母亲每天领半斤白面馍馍，再到厨房里记两个铜子的账。领些小鱼和猪下货等作猫食，母亲给这只猫领了十几年的食，小白猫喂成了大白猫。有一回，称了称十三斤多。德成十分喜爱这只猫，抱它，亲它，和它逗着玩，晚上还让它睡在自己的床上，给它起

了个名字叫“大白”。

后来，我家从张羊村搬到城里，就住在孔府后花园附近。我母亲因奶养公爷有功，陶氏赏给一个小菜园子，其实是一块荒着的坑洼地，也在后花园附近。那时德成正在西学念书。上学空闲时间，经常叫侍从陪他出后花园，到我家小菜园附近散步、玩耍，父亲常常把刚摘下来的黄瓜给他尝鲜。

民国十九年，军阀混战，阎锡山的队伍打出卓城，城内孔家十大府第的太太小姐都逃到孔府内宅避难，里外乱成一团。管事的，当差的，老妈子，丫环也都躲了起来。各顾各人，吃住困难。德成那年才十一岁，一个人躲在后堂楼。人们用土袋子、木板搭成了防弹棚，他就住在里面。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生活上得不到及时照料，我母亲时刻挂念着他，说：“孩子没娘，这个时候有谁管他的死活，”还是我母亲冒着炮火，烙了饼子，煮了咸鸡蛋，从小菜园里给他送进去。德成见了我母亲，象见了亲娘，抱着不让她离开。

一九四七年八月，德成从南京回家，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到我们家看望母亲，他和母亲都哭了，当时他想带着母亲走。我们姐弟几个人哭着说“她老人家年岁大了，跟着你出去不方便”，这样才没把母亲带走。临行时，还给母亲留下了几件银器和衣物。我母亲活到八十岁，一九五九年病故。老人家临终时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小成来了，小成来了”！可见我母亲思念之情深啊。



跟随孔德成先生在南京

马贵法口述
张河整理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由孔德成的随身侍从吴建章介绍到孔府当差。当时他领着我到前上房见了孔德成，孔德成对吴建章说：“叫他先到内宅门上去吧。”就这样，我开始算“见习当差。”

记得：这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驻兖州国民党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来到孔府，孔德成接他进去。他俩一向关系密切，据说换过帖。他俩边走边谈。孔德成问孙桐萱前方战事如何？孙回答说：“打了一个小小的败仗。”孙接着说：“到南京去玩吧！”孔回答说：“不行！还有家里她们。”孙说：“一块去！”孔德成把孙桐萱让到南花厅，招待他用饭。吃这顿饭的时间，孔德成接到韩复榘两次紧急电话催

他立即动身！

那天晚上，孔府上下象热锅上的蚂蚁，非常忙乱。孙带来四个护兵，紧紧跟随孔德成，孔到后堂楼卧室与夫人孙祺芳一起收拾东西，护兵还叫他把窗帘统统去掉，死死地盯住卧室内，恐怕孔德成失踪。到了半夜多，孔德成坐上孙桐萱带来的汽车，离开了曲阜。

孔德成走后，八、九年没有信息。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和任庆生想出去打听一下孔德成的情况，于是到了南京。那时他还在重庆，我俩便先去南京和平门外义和东窑厂住下。直到九月初，才听说他已与全家坐飞机到了南京，就又去找他。我们走到和平门里，遇见他们夫妇和四个孩子。我向他说明来意，就叫我跟着他回到珞珈路五号的临时公馆。那地方显得很荒凉，他们当时由重庆刚到南京才四、五天。房子是租的孔姓本家的，是一栋楼房的下层。我们进房后，孔德成首先问到他的情况，说：“张妈妈还壮实吗？”我回答说张妈妈还很壮实，他高兴地点了点头。在孔德成的住处我还见到了三七年跟着他去重庆的，他的随从吴建章和陈景荣等。当时，几位仆人都已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了，都很思念家乡和亲人。只不过作为忠仆，才远商故土跟着小主人到处奔波。孔德成也曾说，想当初，离家南下，家庙无人奉祀，夫人有孕在身，也是故土难离啊。

有一天，孔德成夫妇邀我和任庆生步行到玄武湖，花了一万法币租船游了湖。还给我们每人一万法币在外面吃了饭。过了几天，他就叫任庆生留在临时公馆给他做饭。叫我到孔德成办事处当二友。当时，我俩的月薪都是四万法币，粮、油、煤都是配给，我俩算工友，每月只配给四斗大米，没有白面，他的老师、秘书等算